

英國馬澤著
李華譯

德意志革命史

上海春潮書局發行

德意志革命史

三

卷之三

英國馬澤著

德意志革命史

李華譯

上海春潮書局出版

譯者序言

近數年來，我國智識界的青年因國內革命運動的發展，均欲知道各先進國的革命情形，以資比較而作借鏡，故對於各國革命史的要求，非常迫切。但國人對於此項歷史，不惟很少創作，即譯本也幾乎是絕無僅有。

英國馬澤 (Louise E. Mathaei) 所著的德意革命史一書係描寫德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九年三月所發生的事變，即牠的政治革命。就作者在書中的表現講，他於多數派社會民主黨頗多左袒，而於斯巴達卡斯則不無貶詞。我們對於他的觀點不能贊同，因此對於他的取材也不能十分滿意。不過譯者現在留學時期，無暇搜集材料編成這種歷史，而馬澤的書又是關於這一方面一個唯一無二的本子，書中既係鋪敘事實，自多可取之處；故於課餘之暇，取而譯之。

以響國人。至於作者的觀點與我們不同，不足爲病，因爲見仁見智，是在讀者的自擇，謹舉一例，以概其餘。

德國的老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內西（Wilhelm Liebknecht 即本書中卡爾，李卜克內西的父親）曾經說過，德意志人民沒有革命的歷史，有之，當自社會民主黨始。當一八四八年革命風潮瀰漫歐洲的時候，德意志雖有三月的事變發生，然這種革命終於失敗。至一八六〇年代，有社會民主黨（最初是拉塞爾派與李卜克內西派對峙，後來才合併，易此名稱，）的崛起，牠在鐵血宰相畢士馬克的重壓之下，頗富於革命性，能夠努力奮鬥，卒使畢氏取締社會主義的法律，歸於無效，不得不自行取消。牠旋因受馬克思主義的薰陶，與馬克思，昂格思的指揮監督，逐漸發達成爲世界上工人階級的一個最有組織和最大的政黨。迨馬昂兩氏相繼逝世，在一八九〇年代黨內有卡斯卡的修正派出現，高唱革命已成往事，永不會再現之說。同時與之對峙的考茨基的正宗派也因受環境的影響，

形成牠的議會主義，牠初時在口頭上雖尚有革命的呼聲，但旋即完全失去革命性，與修正派同爲一丘之貉了。總而言之，這個領導德意志工人階級和第二國際的唯一的大政黨在大戰前和大戰中（牠在大戰中分裂爲多數派與獨立派兩個組織體，以下所指的，是多數派社會民主黨，）絕對沒有夢想到革命這一回事，更談不到什麼革命的決心或準備。

一個這樣缺乏革命意識的政黨，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皇退位與資產階級的勢力根本動搖，不敢承受政權的時候，牠自然也不會有何種革命的舉動。牠只是糊糊塗塗看見『全部政權像一個成熟的梅子一樣落在無產階級的手中』（引本書『不流血的』革命一章語。）牠只看見牠的黨員歐伯特（Elbert）由一個補鞋匠突然一步登天，佔據政府領袖的地位，便手舞足蹈高興得忘其所以了。牠以爲這種『不流血的』革命是世界上『最大的』革命。因此牠以爲牠的『光榮是超過法蘭西有名譽的革命和俄羅斯不名譽的革命之上。』（引同上第一章語。）

可是多數派社會民主黨在與高采烈烈無限光榮之中，忘却牠的宗師曾經明白白告訴牠的一句話，就是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時候，不能將現成的國家機關拿到自己的手中。牠在取得政權後，竟將全部現成的國家機關接受過來，故

『政府的機輪從未停頓，』而『巴瓦立 (Bavaria) 政府官吏的全都舊機關不須加以毀滅，牠的首都穆尼芝 (Munich) 政府的命令上僅說：「現任官吏一律留任。……現在要緊的事是維持嚴格的秩序。」』(引本書維持秩序與努力工作
的呼聲一章語。) 但這種『不流血的』和『最大的』革命對於無產階級實在沒有什麼關係，因為牠未嘗因此獲得解放。後來這個階級中最困苦和最勇敢
分子由年齒最幼的斯巴達克斯黨領導着，從事第二次或真正的革命，以勢孤力
弱，和時機已去，遂遭失敗。假使勢力最大的多數派社會民主黨平日有革命的
素養與準備，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國內革命潮流洶湧之際，取得政權，即用斷然
的手段，武裝無產階級，解散業經失去戰鬥能力的回國軍隊，毀滅現成的國家

機關，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則德意志的局面，以及全世界的情形，當與現在迥然不同。

多數派社會民主黨因為完全失去革命性，所以牠雖遇着機會而不能夠利用，牠不願擴大革命運動，只是拚命地保持現狀，拚命地號召無產階級維持秩序並努力工作。這種換湯不換藥的勾當簡直是欺騙無產階級，而為資產階級與中等階級保鏢；無怪乎『資產階級同一歡悅至數月之久，』而『德意志的革命實為各中等階級的大多數所歡迎。』（引本書『不流血的』革命一章語。）

由以上的事實看來，多數派社會民主黨所幹的『不流血的』革命，不獨不是『最大的，』而且不成其為革命，至多也不過是中等階級的政治革命，而威廉，李卜克內西對於社會民主黨創造德意志人民革命歷史的希望，終久成為空想。但作者因立足點不同，所以他認『多數派的政策是對的，』（引本書附註中語，）他不知道這一派坐失事機並出賣牠所宣言代表的階級實有負牠的使命。然我們讀這種史書的人正宜獨具隻眼，不要為作者的偏見所蒙蔽。

此外，關於『俄羅斯的金錢』一章，如從國際主義的觀點出發，也當另有一種看法，讀者依上面的批評，自能舉一反三，恕我不多瀆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七日李華序於倫敦。

德意志革命史

馬澤著 李華譯

緒論

兩種革命

德意志是自由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人民委員向退回的軍隊這樣說。

世間有些事業本當展開一個轟轟烈烈的局面，但一經產生，即成僵局，而有些事業却能逐漸發揚，產生重大的結果。德意志的革命是屬於後一種，當時代向前推移，牠便愈加重要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星期六）下午一點半鐘有許多汽車馳騁於柏林街道上，發散傳單，宣佈『政權已經傳入人民的手中』，德意志民族已經討論並發展牠的革命，未曾停止片刻。革命是人類思想的前鋒與

背景；革命對於德意志人民在一方面是光明，在另一方面却是黑暗，牠在每一天的每一刻中都爲人們所賴以生存和運用。革命影響德意志每個人的生活至爲深切；牠使富者貧窮，貧者富裕；牠使許多人出獄；又使許多人入獄！牠使街市上發生流血慘劇；又使貧民的碗中得到飯食和肉類；牠說米價不當爲三先令一磅，肉價不當爲十二先令一磅，結局果然如此。這樣的事件不算是一種羞辱。

常我於一九一九年七月開始著此書時，英國的報紙正在連篇累牘地討論將來在倫敦審判德皇，和責任問題，但我拋開這種很熱烈地搜求過去事件的英國報紙而翻閱德國報紙時，只看見牠們完全在討論維埃的制度是否應全部，或擇尤，或全不採入憲法中，煤礦是否應社會化，如果社會化，應達到何種程度，苛性鉀和電氣是否應爲國有財產，一切階級是否應入同一公立小學，銀行書記是否應管理他們的銀行並選舉他們的經理，有什麼好方法可以使無產階級的子弟得受大學教育，可以從一個富人的手中榨出多量金錢，並能使他繼續作工，——總之，當

我拋開仍舊討論戰爭的英國報紙而翻閱討論革命的德國報紙時，我覺得注意點的變遷再也沒有這樣顯著的。

在萊因河的此岸仍然是一個舊世界；但在萊因河的彼岸已經是一個新世界了。

這種說法並不是對於英國人民下何種批評。這只是指明在德國所發生的一件大事，在英國並沒有發生。革命的確是一件很大的事；牠是任何國家所能遭逢的最大的事變。德意志民族對於牠的革命很可以自豪了。

倘若不是長久期待這種革命，那他們也不會這樣自豪。因為自一八四八年德意志和奧大利企圖一種政治革命大遭失敗以後，德意志人至少有七十年被視為缺乏政治的天才。人們總是憶及福祿特耳 (Voltaire) 叫他們『統治雲霧，』而讓海陸給別人管理的話。就是他們自己的外交大臣布洛 (Bismarck) 也嘲笑他們在政治上的笨拙，他說，德意志人對於政治只是一些驢子。在大戰之中，有

人羞辱他們，說他們的國家統治得非常之壞；勸告他們不要趾高氣揚，如果他們得到贊美法蘭西和模仿英格蘭的機會，即應歡天喜地，引為幸事。

我們如果說德意志的革命是對於此等議論的一種答覆，那不是真實的。德意志人並不是為我們的新聞記者所激怒而起革命，也不是很和悅地造成這種革命，像一種忠告的結果一樣。他們的革命的原因更為重大。不過當這種革命完成時，德意志人，特別是德意志的社會黨人覺得他們對於這些令人惱怒的議論，畢竟有一種答覆，這却是真的。並且革命在初時所取的途徑，使他們得作一種特別有效的答覆。關於這一點，讀者可在我所稱為不流血的革命一章中得到解釋。

德意志的革命回復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這種自尊心是牠的大勢力。我們都知道德意志人在戰前沈溺於有損無益的世界大帝國的夢想中。許多民族都做過這樣的夢。此事的結果通常是壞的，因為做這種夢的民族看不見正義，並

沒有常識。不過在這種自私自利與愚蠢的殘酷後面，有一點好東西萌芽出來；最大部分的帝國主義是起來『改良』世界；牠們內中的小部分已經這樣做了。一切民族一靠近成熟期，即發達一種『使命』的意識，恰和青年人一達到成年即自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一樣。德意志人在戰前具有一種誇大的使命的意識；爲世界着想，他們不宜完全失掉這種意識。

我在以下的幾章中敘述德意志革命初期的某幾方面，即從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九年三月。我們如果僅因德意志的革命沒有像我們所希望的發達下去，遂不認牠爲一種真正的革命，這是一種錯誤。我對於世人認此革命爲失敗的見解不表同意。德意志的革命不是一種十分轟轟烈烈的革命。當牠向前發展時，牠已經改變了牠的性質，因此使許多人迷離彷彿，看不出真相。當牠開始時，牠是一種簡單明瞭的政治革命；皇帝被廢黜，人民攫得政權，並召集國民會議，討論和通過一種憲法。憲法的通過經過一個長時期。（最後的採用是一

九一九年八月十一日，同時國內的政治生活似乎是發生一種停滯的現象。這是實在的；革命的政治勢力已經有一部分枯竭了；但這却不礙事；因為在政治革命的下面又開始一種完全不同的革命，即經濟革命。這種經濟革命是漸進的，不過牠比政治革命重要得多。當霍黑濁列朝（Hohenzollern）的皇帝退位，每個人都能夠完全懂得這是什麼一回事，但柏林銀行的書記們已經取得一種權力，當他們的一個同志被開除時，須徵求他們團體的同意，此事就不是每個人聽着即發生興味的。然第一種革命在一個星期之內即實現，牠的意義只在作為一種標記，指出十九世紀是真正過去了；至於第二種革命的進程將改變世界的面目，牠需要五十年或一百年的期限。

但一個人如果願意知道圍繞他的世界發生什麼事變，他對於我所稱為德意志的兩種革命——即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比較一下，便會看見兩者畢竟是一件東西。經濟革命是由政治革命中直接發生出來的；政治革命必定一直達到經濟

革命的要求。又經濟革命在許多年中是絕對以某幾種大原則為依歸的，而此等原則是從事政治革命的人們在獲取權力的最初期所宣佈的，例如：『替全體作工；守秩序，勿亂動；替工人作工，同工人作工，不要離開工人，反對工人。』這就是歐洲經濟革命所由出發的全部祕密。

我在本書中所敘述的只限於政治革命；因此我稱本書為德意志革命的第一期 (Germany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但本書對於經濟革命的諸原則也間有陳述的地方。所以我於描寫霍黑濁列朝的威廉皇帝傾覆後，即將德意志革命中的歡樂，從新恢復的豪氣和自尊心，以及使命的意識約略告訴讀者，凡此種種都是亞里多德 (Aristotle) 所稱為人民和城市『好生活』中十分重要的東西。我接着又簡單指明從事革命的人對於革命的態度怎樣，對於革命的注意點何在。末了，我擇要陳述革命的誘惑和失敗，使讀者了解革命未能完成牠原來計畫的全部或一部的原因。

的。

革命是在一個理想世界中計畫出來的，但牠們却在人類困苦的世界中實現